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主编 李敏生 张品兴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主 编 李敏生 张品兴

副主编 黄华昌 章韶华 佟玉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97 号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决策

主 编 李敏生 张品兴

副主编 黄华昌 章韶华 佟玉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7.875 印张 160(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800 册 定价:3.90 元

ISBN 7-5043-2054-4/D·238

引 言

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他的谈话给喜庆新春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浓的春意,在国内外引起了深刻的、广泛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在整个剧烈动荡、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跟剧变后的东欧和解体后的苏联的动荡的局势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程并不平坦,经受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严重的干扰。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迈过了一个台阶,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在全国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现在我们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根据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冷静的、全面的分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意见。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篇章。这是他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又一宝贵的思想财富。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的革命胆略。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关头,他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话负载着深远的历史内涵和精辟的哲理。他正是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以革命老战士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气概,为中国人民展示了最辉煌壮丽的未来,并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伟大的英明的战略决策。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1)
第二章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15)
第三章 发展经济,发展自己	
——邓小平战略思考的中心	(29)
第四章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38)
第五章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75)
第六章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88)
第七章 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106)
第八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 新概括	(112)
第九章 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	(145)
第十章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 社会主义	(163)
第十一章 力戒形式主义	(173)
第十二章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82)
第十三章 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193)
第十四章 国家的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培养接班人	(216)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 总趋势	(227)

结束语.....	(240)
后 记.....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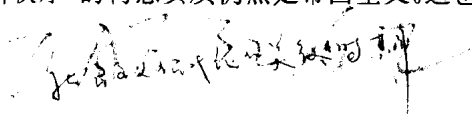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决策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从宏观上制订出了规定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国际形势上讲，“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1991年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继东欧剧变以后，苏联迅速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渐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称霸又互相制约的两极体系随着苏联超级大国的消失，已经彻底瓦解。苏联瓦解后，政局更加动荡，独联体各国的矛盾日趋公开和尖锐，经济危机更趋严重，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不断发展。美国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企图独霸世界，建立以美国为领导或盟主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的实质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理想”，最终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建立“从西方到东方，从北方到南方”的“自由世界”。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实质仍然是帝国主义。这也说明，列宁主义



所揭露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变。

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海湾战争历时42天。以美国为主力的多国部队向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发起进攻,伊拉克遭到惨败,全部从科威特撤军,实现停火。美国尽管打着反侵略的旗帜为自己脸上贴了金,但是它的帝国主义的面目还是暴露无遗。西方舆论早已揭露出美国长期支持伊拉克、武装伊拉克的大量事实。美国对伊拉克最后同意从科威特撤军和苏联等国的和平斡旋不屑一顾,执意用武力来解决科伊冲突。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滥杀无辜,放肆地轰炸伊拉克的和平居民。美国把海湾战争作为树立它的霸权地位的一次实践。美国在海湾战争获胜后,其图谋独霸世界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对东欧及独联体各国摆出了一副胜利者的耀武扬威的姿态,妄图从政治上、经济上变其为自己的附庸。

但是,美国主宰世界的“单极”受到了西方其他列强的激烈抗争。法国密特朗总统宣称:世界新秩序不能把“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加于人。日本领导人声称:“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由于欧洲共同体经济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德国力量的强大,使欧共体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日本经济的实力的增强也有能力同美国抗衡。美国经济的长期停滞和衰退使它的经济实力逐步削弱,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不得不乞求德国、日本为它出钱。在欧洲,欧共体特别是德国要发挥主导的作用,而排斥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和作用。在亚洲,由于苏联的解体,日本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的恐惧已经消失,日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这样,美日长期存在的经济磨擦就日益突出,其前途可能成为今后两国矛盾的首位。美日、美国与欧共体的经贸大战并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实质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争夺“世界新秩序”的主导权的问题。

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表面化、公开化和全球化,

由于矛盾和争夺关系到各方的根本性的经济政治利益,各方不会做实质性的、全面的妥协和退让,因此,美欧日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将是长期的、激烈的。

当前世界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的矛盾是南北矛盾更趋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加剧致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进入 90 年代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日趋严峻,贸易条件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纺织品出口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失。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日益沉重。据世界银行报告,至 1990 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已达 13410 亿美元,重债务国有 21 个。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更趋严重,据国际与发展银行的材料,目前发展中国家 1/3 的人口约 10 亿人(中国未列入)生活在贫困之中。发达国家的贷款条件日益苛刻,甚至附有政治条件。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最高,他们正通过采取地区合作等途径发展本国民族经济。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北矛盾不可能得到缓和与解决。

现在,旧的世界格局已经被打破,世界局势复杂多变,既有缓和的一面也有局部动荡的一面;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剧烈动荡和冲突,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失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东欧和独联体一些国家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也成为了国际形势动荡的一个新热点。

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对我们来说是困难与机遇并存。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使我们承受新的困难和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矛盾,发展自己。90 年代,我们虽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西方经济的衰退及其内部矛盾的加剧也有有利于我们走向世界的一面。在国际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抓住这一机遇,我们就能赢得更多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就有可能更多地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

原 书 缺 页

平同志提出的战略决策是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全局出发的,其中也包括了对我国周边国家、地区的科学的考察和论证。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在这一个非常紧要的时期,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抓住这一好的机遇。我们要赢得尽可能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发展自己。在这一时期要大胆、放手,实干。放过或放松这一时期,抓不住这一好的机遇,那就要贻误战机,犯历史性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并在实践上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各种矛盾,利用矛盾,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如果从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已经在全世界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和雄辩的证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响彻云霄的国际共产主义胜利的凯歌。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的发展道路充满着障碍和曲折。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出现的最严重的曲折。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8页。

东欧的剧变是从波兰开始的。1990年6月,波兰议会和参议院举行首轮大选,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执政联盟在大选中惨败,最后组成了以波兰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的新政府。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失利后召开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上,总结了选举失利的4个原因:一是社会上不少人对执政党持批评态度。二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三是波党在政治斗争中表现软弱。四是竞选运动中的失误,包括错误估计教会的“中立态度”。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巨大曲折是有意义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曲折,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这是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共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帝国主义和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利用了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肆侮蔑和攻击,并挑拨群众闹事制造动乱,从内部搞垮社会主义。

从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和破坏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使用武力进攻的一手屡遭失败以后,从50年代起逐步发展了“和平演变”的反革命战略。从杜鲁门、杜勒斯起,他们的代表人物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的和平演变的战略。从杜勒斯的“解放”战略、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一直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虽然其名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手段是大致相同的:一是利用经济手段,如外援、外贸等对社会主义国家诱压兼施。在波兰政局动荡的关键时刻,布什于1990年6月9日亲自跑到华沙为团结工会打气,许诺给波兰大批贷款。波兰团结工会也做起了黄粱美梦,幻想今后三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为支持和推动苏联的和平演变也曾多次向戈尔巴乔夫许诺给苏联大批的美元贷款。但是美国的经济已处于衰退和萧条的境地,打海湾战争还是靠西德、日本等国出钱。所以美国说的是大话、空话和假话,时

至今日美国虽一再承诺,但至今还没有掏出像样的贷款。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现在惊呼:“受骗了”。其实这个骗局不只使波兰、苏联上了当,东欧其他国家也都同样上了当。二是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他们凭借其现代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无孔不入地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放肆地对社会主义进行侮辱攻击,并极力制造矛盾,挑动动乱。三是利用宗教为掩护,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煽起群众的不满情绪,扶植反对派。在波兰演变的过程中,梵蒂冈的波兰教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四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一般是通过隐蔽的战线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到关键时刻他们就往往打着“人权”的幌子公开进行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勾当。在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中,西方一部分敌对势力就打着“人权”的旗子,赤膊上阵,支持策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人权问题,近期在美国洛杉矶爆发的严重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1990年夏天起,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相继垮台,而走上了美国规定的“自由、民主”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相继受到迫害和镇压。东欧演变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泛是人们事先未曾预料到的。

苏联的解体也是异常迅速的。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趁机夺取了大权。8月23日叶利钦命令《真理报》、《苏俄报》等苏共报纸暂停出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停止苏共活动。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就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达成协议,同时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1922年底,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4个(后为1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算起已经有70来年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抗击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充分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国民经济,特别是重工业取得了飞跃的发展。苏联成为了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超级大国。现在苏联共产党被取缔,苏共党员受到严重的迫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最终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把亿万苏联劳动人民推进了贫困、动乱的境地。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兴高采烈,仿佛共产党灭亡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全世界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忧心如焚,不少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担忧,也有不少人对社会 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更多的真诚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是处于低潮;另一方面是正在进行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新的思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就处在这一严峻形势之下的极其重要的位置之上。

中国人民同苏联、东欧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苏联、东欧的剧变以及独联体和东欧各国今天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十分关心。我们从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独联体及东欧各国保持正常的友好的关系,特别是进一步恢复和加强经济、技术上的交往。我们也深信人类历史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不管国际上出现什么风浪都将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满怀信心地为着最终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奋勇前进!

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能不能抓住时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上去,这是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否充分显示的大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奇迹,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从1957年以后的廿年的时间里,我们始终未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轨道上来。1958年的“大跃进”,在我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但是由于急躁冒进,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1959年“反右倾”斗争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使我们丧失了把经济搞上去的极其宝贵的时间和机会。“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国的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我们经过了两年徘徊,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始了伟大的转折。随着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起步,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篇章。十多年来,贯彻执行这个理论和路线,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受到了海外舆论的赞誉,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势头,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改革造就了“轰轰烈烈的12年经济繁荣”,“这些奇迹般的发展的产生”,

邓小平

是由于实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苏联《真理报》1991年12月3日发表该报记者的文章说：中国的改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在能力。

世界银行负责亚洲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维诺德·托马斯1992年2月初来华访问时说：“现在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向前推进的大好时光，去年有利的国际形势，加上国内经济情况相当好，中国经济改革往前迈进一步的时机到了。”

海外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海外舆论普遍认为国际经济的重心已有转移到亚洲的趋势，亚洲经济实力最强者目前仍是日本，但日本的经济已逐渐走过巅峰期，中国经济的起飞，倘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与欧美日共同成为世界的四大经济力量。

在东欧、苏联剧变后，美国和西方一些政治家期望中国成为“苏联第二”，但是他们搞垮社会主义的“骨牌”理论在中国落了空。法国前部长、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说：“苏联东欧的变化并未引起中国恐惧。苏联垮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屹立。”我们顶住了狂风恶浪，赢得了发展自己的最好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的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上实现我国的现代化。经过前十年的实践，我们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已经胜利实现。现在我们正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将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我国下一个世纪的继续发展作好准备。1990年12月30日，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